

潮头拾贝 |

几个词在门口路过 (组诗)

■ (吉林)于耀江

灯的孤独

夜深了,一座大楼亮着灯
是一座大楼把灯举到了高处,还是灯
把一座大楼举到了高处

灯有失眠的感觉,一座大楼也有失眠的感觉
夜安静地睡成了自己的颜色
灯的孤独,在夜里,像夜的一个窟窿
夜的孤独是白天相反的一种普及
在白天的反面,夜的强大
隐藏、神秘、茂盛,野草在生长中,只能
听到自己的生长,听是耳朵的看

生活的落差里,风声从一片树梢上吹来
又像惊飞的麻雀落进了洼地

心紧了又紧

有灯光的夜晚,显得更黑
灯光有限的孤独,让黑夜的大无边无际
如同历史上刀没有磨亮的喑哑时刻
谁在思想里抽一支烟,革命的火星点燃荒草
先驱的背影赶上了紧要的关头
大信念、大理想、大浪潮,他们的发型
吹出了旗帜扬起风的很乱的形状
平静中,心紧了又紧,想到没参与过的年代
因为没有其中的远,显得更远
我现在离自己也远了,不知道我是不是我
或者我到底是谁,一场大风吹散了
鸟用一根树枝又一根树枝搭建起来很高的巢
无情的秋风,纷纷扫下一场落叶
擦燃一根火柴,象征的冷也需要取暖

自己没在身体里边

今夜,我离人类和家很远
包括亲人,在睡去和没睡去之间
我的醒是暗蓝色的火焰
像星星燃烧在天空,距离上完成彼此的对话
披着一件世俗的衣服,早已被
虫鸣声叫出的露水,一丝一丝地渗透
寂寞是郊外,或比郊外还远
孤独剩下自己的时候,自己也没在身体里边
我加入了我的游离和虚幻
最远的一棵草,始终站着自己的青
而黄的一天就站在青的门外
大地的马车,一到秋天就拉着自己的黄
也拉着自己的空,从撕开的云的
缝隙,大雁排好队形,还念旧似地穿过

都不会重来

老房子的房框子,扶着偏晌的中午
树叶里漏下的阳光,急着打远道赶过来

墙根的一小撮草打籽了,从断墙上飘浮出去
目光跟着跑出很远,不要落到哪里

老房子像种在了那里,搬走就是拔出来
根在年头里往下扎,每一颗土都抱在了怀里

窗户上的玻璃,忽阴忽晴,看过多少曾经
我低头走在哪条有你等在尽头的路上

习惯了走在这里,习惯了往这里走
哪怕是雨天,伞在别人手里,我披一身潮湿

有一天,我住在别的地方,想住过的地方
每一天的发生和不发生,都不会重来

几个词在门口路过

写诗的人还在写诗,一些词
在摔碎的瓶子里闪耀,中午的光芒弥散在了
把一个院子分成两个院子的墙上
坐在墙的阴影,阳光的下面找不到我
树叶锯齿状的豁口,锯着宁静
母亲走了许多年,也没在咳嗽声里回来看看
那个喊着卖冰棍的尾音很长
胡同从灶坑里掏出来,最后的火烧云
烧着的明天,不知道是阴还是晴
我经历了不上学的年代,教室和操场空空的
没有在一本书的词里待得太久
有些词,在生活的树上,春天发出来
秋天落下去,树根像要取暖似的
几个词在门口路过,最怕心里迸出的火星

掉在了锈里

我出现了问题,还是我的身后,正午
时分,影子经受了阳光的考验

天气好像季节之末,水还在流淌
温度低迷着,在一个上坡,生活掉进了锈里

我的性格里有根钉子,并且磨磨得尖锐
生活钉在了从前,钉眼坚持着疼痛

走出诗的胡同,脱掉了诗的一件外衣
椅子空隙长出的草叶,夹在了两页阅读中间

性格是一种文化,性格拆下来,有许多
文化的零件,细微、精小、准确

不适合走的路还得走,不适合盖的天
还得盖,天气预报之前,云里生长着天气

万物有灵,我在它们的监督里悄悄睡去
醒来的露水,正好掉进早晨的花蕊

下雪天

下雪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不断地走不断地留下脚印,最后被落雪覆盖

我想要看出去,或看得更远
到头来,连我自己都看不清楚,因为迷茫而
迷惘,一家小酒店,小在没人喝的醒里

我没有一个人喝酒的习惯
活到现在,没有喜了,没有悲了,有的是
不明白的明白了,明白的不明白了

甚至相信的越来越少了
不相信的越来越多,有时照出镜中的自己
也不相信了自己,犹大即人性

雪的下面不平坦,有冰,雪白在了表面
有人在路边举起了一盏灯的灵魂

夜,就一支烟那么长 (组诗)

■ (四川)李茂鸣

灵魂之上

暮色里行走
有鸟掠过我们的头颅
灵魂有着痛苦而美丽的羽毛

一个人在河边散步
灵魂有时在前,有时在后
灵魂很难就是你自己

暮色里,无论一个人
怎么行走
也走不出灵魂的影子
影子在你的前后左右
但灵魂很难就是你自己

灵魂飞得越高
也越痛苦越美丽
灵魂越痛苦,也越深刻

灵魂之上,就是灿烂星空
我们一生追寻灵魂
而最终被灵魂抛弃

灵魂最容易在暮色里走失
灵魂之上
就是我们所说的灿烂星空

磨刀

失眠的夜里
总听见一个人在痛苦地磨刀

刀在磨石上
来回奔走
就像一个人在深夜赶路

一把月光的刀
在心坎上反复打磨

清晨,夜色潜逃
只剩下磨石弯曲的背影
和一个时间的缺口

鸡鸣之上

来到城市,我们就把时间
完全交给时钟
时间总在一只圆圈的表盘里
完成自己的轮回

夜深人静,我的神经常常被
时间的嘈杂声蹂躏
我忽然记起乡村早晨
那一地露水的鸡鸣
鸡鸣是太阳里,最鲜红的一滴血
在乡村,时间不再枯燥地走动
每一顶太阳的鸡冠里
都沸腾着鲜活的血液
鸡鸣之上,是太阳的爱

鸟是天空的一把卷尺

鸟用翅膀
丈量天空
鸟是天空的一把卷尺

在草原,我曾被
鸟疾驰而过的叫声打湿
鸟的飞翔,高过天空的云朵
但低于人类的欲望

鸟是天空的一把卷尺
鸟用翅膀,把人的仰望
引向高处

夜,就一支烟那么长

夜色,从背后包围过来
我再次陷入黑夜的一把椅子
夜晚,被一支烟点燃
孤独,被一根火柴划亮

借一根火柴的光
看清孤独的半张脸
另外一半,一直藏在更加
遥远的烟雾之中

黑夜就一支烟那么长
孤独是燃烧之后的灰烬
一只木质的烟灰缸
张着嘴,承受着黑夜燃烧之后的
全部重量

黑夜就一支烟那么长
往事潮水一样跌宕而去
我心灵的灶边,渐渐呈现一轮明月

一个人的夜晚
孤独总是十分地辽阔
点一支烟,光很微弱
但时刻都在突围,在夜的彼岸

我的一生
只把黑夜轻轻拥抱

水井的怀念

在城市,水总是
同高楼一起生长
楼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在城市,井的概念
也越来越抽象

在城市生活,我们完全
可以不问水的来路
一张嘴,水就沿一根
铁的管道
源源不断地送入口中
有时,我们也
尝到漂白粉的味道
我们的生活是否还需要
进一步的过滤、澄清

深夜,我也常常
听见水的咳嗽声
从水管里发出
水因水管爆裂
无力爬上高楼
而发出阵阵憋屈的吼叫

水在提醒我们
别忘了生活的来路
故乡的那一口井
仍在原地等着我们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 主编:冉杰 编辑:唐勃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美编:王山

潮头论剑 |

“中国梦”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那些敢于做梦,更敢于追梦的人,奏响了时代激昂的主旋律。在我看来,《长风破浪渡沧海》可看作一部“追梦人之书”,以一种昂扬而庄重的调子,撼动了读者的心房。

该书是一本散文集,在前三编写作时,作者大致以时间脉络为线,分明、清晰而流畅,随时光推移而“记事”;后三编,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以情感为经纬,细细梳理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艺术之品味、尘世的哲思等。

看前半本书,犹如和作者“初相识”,他从四岁的故事讲起,娓娓道来,细碎缠绵,透过文字,能了解到到底是怎样一个孩子,走过了怎样的成长之路。到了后半本书,作者已长成了如今成熟的样子,拥有了成年人的思维维度,阅读便犹如与作者“私语交谈”,听他细诉对“真善美”的深刻感受。

为什么我会将此书看作中国梦的文学叙事呢?前三编视为“追梦”,后三编便是“梦语”。而“追梦”的情景,就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缩影。“追梦”的二十余篇散文,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乡村图景,记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地点是一个国家贫困县的贫瘠小村落,一户失去了“顶梁柱”父亲的孤寒之家。这样的开篇是沉重的,更是苦涩的,作者用不急不缓的叙述,不断去挑战并超越我们对“苦”的认知。

既然是“追梦”,哪怕这梦拥有沉郁的影子,它同时也有着梦之希望和憧憬。这是一股“气”,一股身在任何处境,哪怕大山压肩也不会轻言放弃的浩然之气。在本书散落的文字中,这股“浩然气”犹如贯穿全书,犹如“脊骨”一般坚挺,撑起了整本书的“血肉”。在《父亲的打杆子》一文中,作者大胆而巧妙地抛出了这样一个问号:影子也有目光吗?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因为父亲早逝,家里缺乏劳动力,也得上阵去和壮劳力一起挑粪,人小力薄,压得肩头血肉模糊,拼尽全身力气才能担起粪桶,他艰难地向前行走时,恍若感觉父亲灵魂的影子,就在半空看着他,温柔而悲悯。这是多么奇巧而新鲜的文字表达,将一件不但很“实”,而且“实”得那么沉重、令读者都喘不过气的事,用妙不可言的修饰,变

潮头品茗 |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都是高大的,不会老的。一米八的个子,宽宽的肩,浓浓的眉,大手大脚。做起事来风风火火。所以父亲四十八岁时的某一天,有人喊父亲“老头儿”时,我十分不乐意。但是,今年暑假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心疼地发觉,父亲是真的老了。

那是八月十一日的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散步后,已是十点多,洗刷完毕坐在电脑旁准备浏览新闻。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家里的。母亲刚从家里过来,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会有事吗?我心一紧,赶忙摁下接听键。果然传来父亲虚弱的声音。父亲说:“我被鱼刺卡了,你们派车过来。”这么严重?不就是被鱼刺卡了吗?父亲可不是这么娇弱的人!我正疑惑,堂弟接过电话说我爸不能多讲话,鱼刺好像不在嗓子而是滑过喉咙了,这里的镇医院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做手术?我的心又一紧。接着就是紧张:家里离我这儿至少两个小时的车程,从他们的声音判断已是十分着急,情急之下我赶紧让堂弟从家里打车过来,我从这边接应,如此安排几乎能节约一半的时间。说走就走,我赶紧喊妹夫把车开过来,当下就出发了。走时已十一点了,路上我们与堂弟保持联系,以便随时了解情况,又一遍遍找熟人联系医院,以便在医院得到及时治疗。两个小时后,等到了我们所联系的那家医院,已是十二点多。可惜的是,医生检查后说,鱼刺不在嗓子,他们的设备无法更深入地检查鱼刺到底在哪儿,建议我们去第一人民医院。就这样我们又辗转到了一院。拍了片检查后,五官科医生扔下一句:明天带押金,住院手术!

真的要手术?天哪!事已至此,我让其他人回家休息会儿,我陪着父亲挂水,好准备第二天的手术。父亲被安排在急诊室的沙发上

白牡丹的极根其普通,稀稀疏疏的,根上长着四五个干枯的枝杈,只有一尺多高。这枯枝实在是让人看不上眼,干枯得发白,有的皮都脱落了,有的皮半卷着,看上去一点儿水分都没有,仿佛是死了,估计它发不了芽。这样的枯枝怎么可能开出那么漂亮的牡丹花来呢?

没想到,今年春天,枯枝竟然长出了新芽,极细极细的,怎么也想象不出它能长成宽大的牡丹叶子。过不久,新枝长得饱满鲜绿,叶片还没有打开,就已经长出了花苞。在阳光的照耀下,叶子逐渐宽大起来,花苞也饱胀了许多。

有一天,花苞外层那几片绿萼之间开出了一条缝,露出了一条白色的线。一星期后白线变得略宽了一些,圆圆的花苞,好可爱哟!

人间最美四月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这朵花已经完全绽开了,是在夜间悄无声息地开的,开出了一朵漂亮的白牡丹花。花瓣洁白如玉,金黄色的雌蕊中间,包裹着大大圆圆的紫色的雌蕊,鲜艳亮丽。雌蕊把花瓣底部的脉络都染成了紫色,雌蕊头上还有像鸡冠花一样的花边。蜜蜂在金黄的雌蕊上吸食花蜜,采集花粉;蝴蝶也流连花间,游戏翩跹。人常爱牡丹的鲜艳富贵,我却独敬这白

梦想的追逐与书写

——评杜阳林散文集《长风破浪渡沧海》

■ (四川)李明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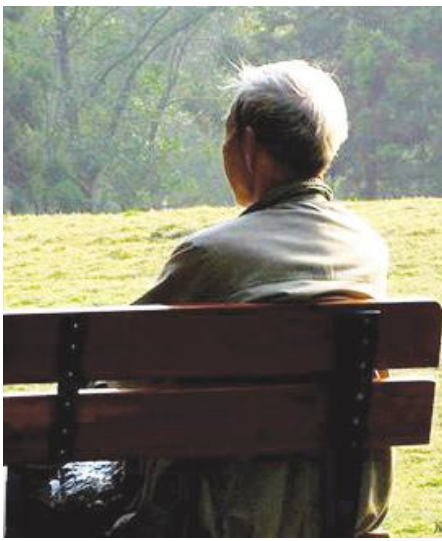
得柔软,而且充满了希冀——父亲给儿子留下“打杆子”作为遗物,在挑粪艰难行走的过程中,儿子拄着的不仅是一件遗物,还有父亲深沉如海的爱。小小的儿子,咬着牙默默向前,将泪都流进了肚子里,但也有一种他能清晰感知的勇气,在骨头缝里强劲地滋滋生长着。比如《红苕往事》,大家都熟知的红苕,有什么好说好写的呢?杜阳林一开始写得十分有趣;因为没有别的粮食,只有红苕吃,他那时年纪小,吃得“见红苕就怕”,跑到院子里,悄悄将碗里红苕挑给狗吃,哪知狗闻了闻也不吃,狗都嫌呐!这种来自生活真实而苦涩的细节,读来清新可感。

读到文末,“我”出息了,从乡村走向城市,再也不用吃红苕了,却又在想通透一些事后,重新将红苕请上餐桌。想通什么事呢?红苕“如同一个文化符号,令我自现实中清醒,去理智地回望来路,去真诚地面对过往,它解封了我陈年的记忆,给予我新鲜的感动”。在感动背后,是深切刻骨的思考:“红苕给予我们祖祖辈辈的呵护与滋养,重新焕发出一种健康生活的崭新活力,重新令我思索出红苕在时代更迭中的奉献和功劳,这是历史的传承和衍生,是时代对于红苕的重新诠释和使命赋予。”围绕普普通通的红苕,作者能有这样深邃的思考,透过现象直指靶心,这“追梦之旅”,便具有了哲学的高度和文化的深度。

书写过往悲欢,不仅仅是呈现曾走过遍地苦楚,走过沿途荆棘,现在回过头去,恨不能将往事一抹干净,与贫穷屈辱一刀两断,作者意不在此。杜阳林书写时从不讳言过往辛酸,但他对于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气度,回望过去的贫苦与悲郁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而是沉下一颗心,去思考贫穷造成了什么?如何才能改变贫穷,真正扭转大众的认识,让“精神富裕”不再是一句口号。

父亲老了

■ (安徽)蔡瑞荣



坐着挂水,我在旁边看着。这时的父亲,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颠簸,再加上拍片时的折腾,已十分疲惫,靠在沙发上昏昏欲睡,直到这时我才有时间细细打量他:黝黑的皮肤饱经沧桑的脸,两鬓已有缕缕白发,以前炯炯有神的眼眸现在半眯着,肩膀依旧宽阔,但手臂无力又无助地搭在腿上,上衣有些破旧且不太整齐,裤子更是短了一截,想必是捡孩子们不穿的,脚上拖着拖鞋,脚倏着背很不舒服地半靠在沙发上。怎么看也不是我心目中那伟岸高大又神采奕奕的父亲。

第二天,我们带着拍片子,又回到了有

白牡丹

■ (江苏)卓维平

牡丹之纯净与高洁。一周后,满地的白牡丹花已浓香扑鼻,金黄的花粉到处都是,有的染黄了花瓣,有的撒在枝叶上,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花粉,馥郁的芳香沁人心脾。洁白的花瓣飘零一地。花瓣细腻、光滑、绵柔,摸着比丝绸还要舒服,放在嘴里嚼嚼,也有些筋道,还有点呛味。

五月的白牡丹,一个个雌蕊紫色的苞衣已经脱落,果荚长出来了,像一簇簇的朝天椒,大多是五个,也有六个、七个、八个的。六月,这些朝天椒已长得鼓鼓的了,并且向四周展开成五角星状,更像一个个海星,比海星还饱满,绿绿的果荚包裹的籽粒几乎要胀出来。有的已经胀破,溢出晶莹透明的果胶,手一摸,竟是硬的,好不容易抠下来,似玻璃碎渣。把胀破的荚掰开,取出里面的籽粒,比豌豆粒还要大,嫩生生的半透明,放在嘴里嚼,有点呛,有点苦涩,一点儿也不好吃了。

有人说“牡丹花之艳,而无甘实”,而白牡丹却质朴无华,结出实实在在的牡丹籽,榨油

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我们直面那“惨淡”与“淋漓”时,内心如惊雷滚滚,会掠过多少苦痛,谁能知?这种“勇士的态度”,在本书里展现得比比皆是,随手拈来,便可见到作者的坚强、勇毅与宽慈、善良。比如《墨汁般的贫穷》,母亲的忍让,换来没得村人不讲道理的欺辱和践踏,作者一家原本是“占理”的一方,却被凶蛮恶邻拳打脚踢,在地上翻滚痛哭。他如何能遗忘这惨烈不义的一幕?忘不了,但他最终选择了原谅,因为他从往事中,打捞出的没有切齿的愤恨,只有痛彻心扉的领悟:“理解贫穷带给乡亲们的束缚,比贫穷更为糟糕的是无知。当他们放弃了对知识的学习和吸纳,其实已放弃了对更好人生的求索,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资源里争来抢去,甚至以打击伤害更弱者来获得心灵的暂时满足。”他理解群体精神贫瘠带来的恶行,不仅是释然和放下,不仅是同情和怜悯,他还尽心尽意参与家乡建设,毫无芥蒂地帮助乡亲,即使是之前将无辜的他打趴在地的人,他也一视同仁地友待。在痛楚之中,精神升华,在放下之后,天地旷远。从苦难之中,酿出生活的蜜;从沉重之中,寻找轻盈的诗意;从磨折之中,发自内心去放下和原谅;从过往之中,提炼出生活真正的哲学。这才是正确的“追梦态度”,懂得去追问、叩索和反思。

“中国梦”是这样了不起的梦想,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无论曾历经多少风霜雨雪,度过多少艰难苦厄,都应坚守信仰,保有追梦的决心,并且能一以贯之,将梦想追逐到底,这不是平凡的力量。如果你想了解这种力量源自何处,《长风破浪渡沧海》就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

(作者李明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四川文艺评论协会主席)

熟人的那家医院。医生很仔细地看了片子,神情凝重地告诉我们:片子显示,鱼刺下滑的地方接近心脏动脉,他们能将鱼刺取出,但如果不小心鱼刺戳破动脉引起大出血,他们没有办法止血。所以建议我们去省城的省立医院。这时的我心慌得厉害,几乎站立不稳:难道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不叫苦叫累的父亲会被小小的鱼刺夺命?

忐忑中心随车轮一起波动。快到省城时昏昏欲睡的父亲突然坐了起来,好像很兴奋的样子,还不时地指指点点。以前村里很多人大病小病的都是父亲带着来找医院的,原因就是他对省城的角角落落都熟悉。后座的母亲一路上没有话,看到父亲的表现说了句:“该不是鱼刺随着车子的颠簸掉下来了啊!”就是这一句,车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果然被母亲言中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检查,那个让我们心惊的鱼刺真的滑下去了!我紧张的心放下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联系吃饭的地方,于是步履轻盈地往楼下走,父亲就跟在我的后面。

可是,先下楼的我左转弯后来到母亲等我们的地方,是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先以为他上厕所了,后来想想不对,时间太久了啊,折回去找吧。刚转过弯,就看见父亲朝这边走来,于是我再等。可是,他径直走向旁边的另一道门,我慌忙喊住他,问:还有事吗?父亲好像回过神来:啊,我怎么又走错了,找不到你们呢?

刚才还想抱怨父亲磨蹭的话此刻如鲠在喉,刚眼里我赶紧背过了身:父亲啊,你不是常常带别人来看病的吗?

我的高大的好像永不会老的父亲,是真的老了。

供人食用。

我敬白牡丹花之高洁,更敬它饱满坚实的籽粒的实用价值。等到八月初,牡丹籽丰收的时候再欣赏那由青绿色变成蟹黄色的漂亮果荚。

我想,做人也该像白牡丹一样,质朴无华,品行高洁,惠及他人。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潮頭文學